

1. 明天啊，我就要重返西沙群島訪古了。西沙群島由南海中部的兩片島礁群組成。西南海域的島礁群又叫永樂群島，東北海域的島礁群則叫宣德群島。永樂與宣德，明早期由朱棣和朱瞻基開創偉業的王朝，雖已遠逝，卻又把鑄有自己名字的天珠，遺落在這一片片璀璨瑰麗的玉宇瓊島之上。

自永樂三年，鄭和率天朝之師六下西洋；宣德五年，鄭和又第七次張帆遠航，經佔城、渤尼、暹羅、爪哇、蘇門答刺、古里等地，終抵非洲東海岸。在前後二十多年的時間里，鄭和龐大的遠洋船隊，一定一次又一次途經了永樂群島和宣德群島的海域，讓大明林立的旗幟，在碧藍色的海天之間豬獵飄颺！

其實，中國的先民們，早就在這一片島礁上生息和勞作了。在西沙群島的主要島嶼上，都發現了中國古廟的遺存。僅趙述島、永興島、琛航島、廣金島、甘泉島、南島、北島、東島，就有古廟十四座。甚至在琛航島的一座古廟里，至今還供奉着一尊明代永宣時期龍泉窰的觀音瓷像——這真的是一尊南海觀音啊！

而在著名的甘泉島上，還曾出土有唐代的青釉雙耳罐和卷沿罐，宋代的青白釉瓶、四系小罐、青釉碗、劃花大碗、蓮花紋大碗、突唇碗、粉盒等各種古瓷。

歷史上，至遲在唐宋時期，南海諸島就已在中國政府的主權管轄之下了。而到了明成祖朱棣和明宣宗朱瞻基的大明，當鄭和船隊那漫無邊際的帆影略過茫茫南海時，中國的西沙群島，更是進入到了永樂的年號和宣德的紀元！

2. 永樂朝時間不算太長，總共二十二年；宣德朝時間更短，經世僅僅十年。區區三十多年，除了其間斷續二十多年的鄭和七下南洋之外，還發生了一些什么大事呢？

永樂元年七月，明成祖下詔始修《永樂大典》，並於永樂五年十一月編修完成，終成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部類書。

永樂五年，明成祖又下詔始建北京皇宮，直至永樂十八年建成，並於永樂十九年正月初一遷都北京。

永樂七年動工修建長陵，永樂十一年完工。永樂十七年六月十五日，大敗倭寇。

宣德三年六月，在大學士楊士奇、楊榮的輔佐下，明宣宗懲治貪吏，掃除腐敗，實施仁政。

宣德五年，朝廷派工部右侍郎周忱巡撫江南，實施改革，減輕稅賦。

宣德九年，明宣宗驅逐倭寇。永樂和宣德，真是發生了許多驚天動地以至影響歷史的大事，以至人們根本不會記起有兩個小人物，更不會知道他們在當時做了些什麼。

這兩個人，一個是永樂朝的工部使祈鵬，一個是宣德朝的中官張善，都曾被派到景德鎮御器廠督造宮廷用瓷。他們的名聲，雖遠不及二、三百年之後清廷的督陶官郎廷極和唐英的名重一時，卻也理應和當朝七下西洋的鄭和、《永樂大典》的總編纂解縉、天安門和三大殿的設計師劉泮、長陵的總監工勳臣、大敗倭寇的遼東總兵十軍左都督劉榮以及朝廷重臣楊多奇、楊榮、周忱等人一道，青史留名，因為他們奠立了大明王朝的瓷都宏業，開啓了中國瓷器史上的一個偉大的永宣時期！

3. 在祈鵬的躬親下，永樂朝的御器廠宏大規整，設作坊二十三個，有專做大碗的大碗作，還有碟作、杯作、盤作、瓶作、罐作……其中，杯作生產的一種青花壓手杯，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世名物。僅燒造這么一只把玩于股掌之中的精製小杯，就要經過七十二道工序。如此精工細作，只能令後世任一仿品都望其項背。

前些年北京故宮曾定制了二百只高仿永樂青花壓手杯，雖已是最頂級的摹制，卻也不過是東施效顰罷了！永樂壓手杯的外壁是八朵精巧柔媚的纏枝蓮花，釉色沉鬱濃艷，滲暈流散，其內底有三種紋飾，分別是雙獅紋、鴛鴦紋和團花紋，均環裹着“永樂年制”的篆書四字款，其中團花紋堪為珍罕，鴛鴦紋更為珍罕，雙獅紋至為珍罕。人生一世，金玉散盡，只求三杯！可乎？

正是因為永樂朝的御器廠打下了一個非常好的基礎，所以，才有了後來“大明宣德年制”的輝煌。宣德青花與永樂青花難辨雌雄，遑論仲伯，以至史上一直到有“永宣不分”的說法。

張善在宣德朝的御器廠同樣是兢兢業業，恭謹從事，讓瓷器的生產在永樂朝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發展，以至史上統稱之為“永宣時期”。宣德八年，僅一次為宮廷燒造各式用膳的餐具就達四十四萬餘件。宣德瓷器，是歷史上的一個旗標。如果歷史可以以十年為一個單元的話，那么，宣德的煌煌十年，則是中國瓷器史上登峰造極而又無以倫比的一個單元！

幾年前我曾遇到過一只宣德青花纏枝蓮

紋大鉢，品相精尚，神貌瞭然，卻幾欲求之而終不可得。雖然這只青花大鉢早已離我遠去，但其纏枝蓮紋的逸筆在我的腦海中卻是拂之不去，常憶常新。

然，一杯，一鉢，又何以能盡現永宣之瓷華？當鄭和的船隊浩浩蕩蕩地駛經永樂群島和宣德群島時，雲蒸霞蔚，海鳥翻飛，卻也正是千里之外永宣御器廠的開窯時分，火氣騰騰，窯煙漫捲。幾個時辰之後，煙氣散盡，窰工們便鑽進一個個窰窰里，捧出數不清的各式瓷珍來，釉彩琳琅，熠熠閃亮，真如那美麗的南海～潔白的礁貝，寶石藍的海水，晨暮的紅日，金色的

盞，歷經歲月，不見滄桑，但只見釉面已全然玉化，仙靈之物，寶光蘊藉，只待盛裝瓊漿玉液，便勝似崑崙瑤池。

宣德白瓷依然是好，永樂白瓷通常無款而宣德白瓷通常有款，其胎體也略微厚重些，因而其器型更加莊典。雖名氣略遜于永樂甜白釉，惟因其一脈相沿且更加稀見，故愈加珍貴。

5. 在大自然的法界中，如果說，與白相生的一定是藍色，那么，與永樂白瓷和宣德白瓷相映的自然就是永樂藍瓷和宣德藍瓷。以海景喻之，如果說，永宣白瓷就是那西沙海島的白沙



永樂的水，宣德的沙

方鳴



海岸，還有那絢麗多彩的虹影。

4. 永樂瓷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白瓷。永樂白瓷既不同于宋代的定窰白瓷，也不同于元代的樞府白瓷，既不是那種微泛黃的秋之白華，也不是那種稍稍閃青的冬之白露，卻是純之又純、淨而又淨的這般白色，只可放到南海之水藍天青中方能顯現其白之純美。但見風涌碧波，浪拍銀岸，佛天梵海，天珠撒落。那永樂一朝的白瓷啊，真若千里白沙淨雅無盡，惟有萬年珠貝不惹塵埃。然而，面對着這般白若糖色的純淨之美，明人卻是用一聲極簡的嘖嘆直抒胸臆：“真甜啊！”由此人們便把永樂白瓷稱之為“甜白釉”。

灘，那么，永宣藍瓷便是那南海澄澈的湛藍。

我所藏的永樂藍瓷中，最珍視的當數一只藍釉十棱水洗。標準的桔皮釉，典型的糯米底，稜線蒼古，釉光沉鬱，莊樸曼麗，風雅無邊。只因偏好文房佳器，水洗一直是我古瓷收藏中的專項，各個窰口、各種胎釉的水洗幾可擺滿茶台書案，琳琅雜陳。但這只水洗卻不一般，只因其永樂，只因其藍釉，只因其獨有的風神，只因其幾可演繹出爵士風的藍色迷情……

但宣德藍釉的盛名，又要超過永樂。宣德之藍雖出于永樂之藍，卻更加明麗濃艷，滋潤醇厚，故世人稱之為“寶石藍”，堪為歷代藍釉之冠。君不見，藏于我的書室櫃頂上的那只宣德藍釉六棱輔首大罐，便浸滿了我于宣德藍釉



在史上所有的窰口中，惟甜白釉佳器的瓷土淘洗得最為澄淨，其所使用的高嶺土含鐵量最低而富含三氧化二鉛，使瓷胎潔白凝膩。又敷以糖汁般的透明釉，燒制出的白瓷至精至純，潤滑如玉，甚至能薄如蟬翼，映透光影，史稱“玲瓏瓷”，堪為明清白瓷帝師。其後雖成弘、嘉萬等各朝白瓷都曾着意仿效，然均不得其妙而無門以入，以至甜白釉終成天下孤賞～空谷幽蘭，花期不再；曠世稀音，化為絕響。

如此的永樂名物當然要夢寐以求！我雖然敗絮自擁，卻也藏有一件永樂甜白釉蓮紋大

的多少痴愛！我屏息地叩擊着其密致堅挺的瓷骨，又不禁忘情地撫摩着那閃爍着熠熠幽光的藍色瓷衣。這極致的藍色之美呀，投射出古代瓷人的身影，又勾攝着今世藏家的心魂；似精靈般飄逸，又如海水般盪漾；讓綿綿的思緒伴着化不開的濃鬱之藍蔓延開來，幻化為一片遠遠無際的濤平線，又在這海面上張開千帆桅，與先人一起乘槎浮于海……

6. 然而，海之紅，終會從海水之藍中翻滾涌動，噴薄而出。曾幾何時，那是升掛在海天之間

的永樂初日之紅。待滄海紅遍，那又是懸浮在雲水之際的宣德落日之紅。自不必言，在三十多年的瓷釉時光里，永宣之紅才是最為燁燁的瑰麗天景。

永樂的紅釉已是最好。元代的紅釉近乎赭色，明初洪武的紅釉依然發昏發暗。只是到了永樂年間，紅釉才突然艷麗起來，鮮亮起來，如紅日之突然躍出海面，晨光萬丈，紅霞漫天。

宣德的紅釉卻是更好。宣紅更紅，紅得澄澈，紅得濃烈，紅得超邁，紅得壯闊。那是一種潮汐之上的余暉之美，更是一種暮雲之下的海天大美。宣德之後，各朝紅釉竟再也無法與永宣之紅媲美。

宣德的紅釉與永樂的紅釉都是寶石紅，如出一爐，同鍾神秀。但天地造化，和而不同。永樂爛漫而宣德沉鬱，永樂飄逸而宣德蘊藉，永樂嫵媚而宣德古穆，永樂鮮活而宣德厚樸。永樂是平而宣德是仄，永樂是揚而宣德是抑，永樂是近水而宣德是遠山，永樂是朝霞而宣德是暮雲。永樂是紅釉映在光華里，宣德是光華掩在紅釉里。永樂的紅釉是略過水面的風聲，風生水起；宣德的紅釉是飄過水面的樂聲，波瀾不驚。

如此美瓷，竟奈若何！“余情悅其淑美兮，心振蕩而不怡”！我有一只宣德仰鐘式紅釉碗，那器型恰似一只仰翻的古鐘，碗底施有白釉，卻並無宣德瓷常見的青花款識。然側光細細辨識，竟能隱約發現“大明宣德年制”六字暗刻楷書款。碗的內壁外壁均敷滿紅釉，惟碗邊留有一圈青白色的口沿，或謂之“燈草口”。那融融的紅釉，澀潤而沉鬱，靈動而凝結，又遍布橘皮紋，似乎是附麗了世間的風雅與滄桑。碗中雖空無一物，卻貯藏了多少已經逝去的旖旎時光。只是，花非花，物非物，這只靜置了六百餘年的宣德紅釉碗呀，大音稀聲，白水脫塵，清雋高古，無關花事，卻已全然是我心相的觀照。

7. 都說嘉靖的黃釉已是最好，殊不知永宣的黃釉才是最早，只是永宣的黃釉已極稀見。我在台北故宮曾訪得三件宣德黃釉美瓷，一件是黃釉仰鐘式碗，一件是黃釉碟，一件是青花黃釉柘子花紋大盤，見其釉色澄淨而柔美，釉質潤澤而嬌嫩，始知黃釉器中，永宣之黃不僅最早，更是最好。

8. 都說永宣的五彩已是最好，君不見永宣的五彩還是最好。從明中期至明晚期，成化五彩和嘉萬五彩名震一時，到清康熙時五彩器更是至臻至美。而早在宣德之年，五彩器就已花落瀛寰。明《博物要覽》中就已有記載：“宣德五彩，深厚堆垛”。十個甲子，風水輪轉，海峽陵谷，世事變幻，君知否，唯有兩只宣德青花五彩蓮池鴛鴦紋碗，一直靜靜地供奉在西藏薩迦寺的佛台上，只參佛事，不惹凡塵。這是目前已知僅存于世的宣德五彩美瓷，永宣遺珍，莫過于此！

要論永宣兩朝的古瓷美器孰為最佳？說永宣的青花已經足矣，道永宣的白釉已是足矣，品永宣的藍釉已足矣，賞永宣的紅釉已盡足矣。更不必說還有永宣黃釉，又遑論永宣五彩？永宣美器，儘是天下珍貴！

只是，尋永宣瓷珍，難於上青天！有一位藏家曾淒淒然與我有言，曰：我收藏了一生的古瓷，為何竟不可得一件永宣真品？我至今都能記得他當時的黯然神傷。其實，許多藏家也都有着相同的譔嘆！只是因為，永宣最少，可欲不可求；而永宣最好，更是可遇不可得！這也正應了唐代詩人陳子昂的千古絕唱了：“念天地之悠悠，獨愴然而涕下。”

9. 其實，世間萬物，皆是空相。一切的古瓷佳器，一切的奇世珍寶，終會失色，終會湮沒，能夠超越時空、化度衆生者，唯有琛航島古廟里，那一尊永宣時期的龍泉南海觀音！佛陀世界，那是一個無常、幻化、空性、自在的世界。永樂群島、宣德群島，原本竟是一片慈航普渡的佛法之地。

靜夜已深，明日已近。青燈黃卷，梵音繚繞。

人生天地間，忽如遠行客。天色昏明後，我就要遠行了……再上美麗西沙，再回永宣前朝。我直想汲一瓶永樂群島的泉水，再掬一捧宣德群島的白沙。待我訪古歸來吧！我要把永樂的水注滿那只永樂藍釉十棱水洗，觀水中乾坤；我要把宣德的沙覆滿那只宣德紅釉仰鐘式碗，看沙里道場。

永樂的水，映天耀日，水漫無極。宣德的沙，聚沙成塔，諸生浮屠。

佚文。初寫于2010年。前日失而復得。終稿于20160628。

中華文化專欄
第一期
北京中華文化促進會
伊利華報
合辦